

大雅

文王

大明

緜

棫櫟

詩疑

卷之十七

詩疑卷之十七

岡井爲著

大雅三

文王



集傳於嘆辭毛昭明也傳命天命也本不顯至顯也毛云不顯也不時至時

也毛云不時也周公至成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不顯至顯矣豈不二字本孔

翼翼奉之言今以篇中宜益于殷及夫文王至顯矣乃稱言周之顯榮非春秋傳至上

帝左傳昭七年衛侯卒王使成簡

何稽云文王商西伯名昌嚴云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

之也於本鳥名古文鳥字昭說文云日明也新說文云取木也

字从介按新以取木為義則是除舊之意而今皆以為反舊之

名者蓋除舊則新矣

為按孔云周雖舊國其得天命作為新國矣變諸侯而作天子

是其改新也此說与朱子異不知何是

今按新不舊辭之謂自古舊邦多不能保其命者今周雖舊邦猶能保其而不墜常如新也

何楷云毛傳云有周也孔云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

曰天蓋有周時邁曰昭明有周皆同也猶左傳昭濟為有降也

頭說文云頭明飾也借用以為光明之義

毛云不顯也王安石云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

其時為按何楷據楊慎陸深以為不讀作丕說文大也古通

用因引書丕顯哉文王謨及在讓後人于丕時以為例然恐非

是只當從毛

口不時也

陟說文登也降說文下也

嚴粲云天命歸於文王而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

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

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

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記

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

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漢儒又襍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歐陽修云文王之甚盛德所

以賢于湯武者事殷之文節也而後或誣其与付並立而稱王

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

○梓氏詩在上而
文王稱王是天
子也受命殷之
道固如是耶觀
武王受命三篇
稱文王為文考
武成而後知受
命文考為文考
知矣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揚子所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者也

何楷云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之淫而翼文王殷宜生云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按繩之為言譽也左傳蔡侯繩息鳩以證楚子是也世說新語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之義也漢翼奉上元帝疏云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付其待則曰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茲按是皆足證此詩之為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

維禮記作惟新豐氏本作親

集傳疊之強勉之貌

毛云勉也

令聞善譽也

鄭云令善也又云其善聲聞也

陳猶敷也

孔云

哉語辭

見後

侯維也

毛云文王也

文王

已故

何楷云說文無疊字爾雅訓疊為勉即云勉之乎不倦文王之

勤用明德也陳章昭云布也按陳當通作敝說文六列也四行

列為名故有敷布之義錫通作賜上予下也哉爾雅云始也按

哉字从口而諧哉字从戈而諧才聲以始訓哉當通作才尚書

往哉汝諧古文作往才汝諧此見哉才通也邢昺云說文才草木之初也聲相近借哉亦為才也陳錫哉周者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鄭云絲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也竊按國語芮良夫引此詩云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又左宣十五年羊舌職引此詩云能施也又昭十年陳桓子引此詩云能施也以此考之是謂文王之能布陳大利似無復可疑但此陳錫哉周与侯文王孫子連文宜當從朱為上帝陳錫之也唯朱子以我為語辭以手字解之於文近誣不可從毛云哉載孔云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今

按書益稷乃賡載孔安國云載成也此詩哉周亦宜訓成言成就周家王業也天使周家成王業即天之所以陳錫於文王也或後鄭訓始亦通而稍迂也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本但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重言文王孫子者無意義特以便韻句耳何楷云王制言大夫不世爵公羊傳曰世卿非礼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也孔云凡於周為臣之士以士者男子成名大弼

太宰純云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王之亶乃則天行也文王德行非一端而亶乃其所以成德而所以終德也

蓋以聖人亦人也。豈無有時乎倦怠哉。唯文王能亶。為所以令聞不已也。晦菴曰。文王非有所勉也。豈知文王者哉。為按朱子云。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是自宋儒說古無此論。聖人豈不勉焉。日牧。平。書無逸叙文王之行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冬。冬。不敢盤于遊。由其亶之實也。

亶。崔靈恩集注。豐本俱作媿。宋氏國語補音云。說文無亶字。徐鉉以為字當从女从尾。改之驚俗。墨子作穉。哉。左傳國語。史記。陸德明本。俱作載。支。左傳作枝。凡。後魏禮志。作惟不豐。本作丕。亦。左傳。後魏禮志。豐本俱作奕。

集傳猶謀。

鄭秋

翼。勉敬也。刪思語辭。

毛云皇美。

文周頌臣工

博雅楨幹。

秋濟。

多貌。

為按。未。知。所。本。字。典。云。衆。盛。之。貌。亦。未。知。所。本。

勉敬。

為按。當。作。恭。敬。

為恭敬之證。朱子云。勉敬。勉字無所據。舍恭而取敬。亦其心學

之說。不可從。何楷云。言此周士所以能光顯其後人世。勿絕

者。繇其當日所謀。無一不以輔翼文王為事。繇之詩云。予曰有

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周書君奭篇云。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親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

于國人。晉語胥臣云。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親。度

于闕大而謀于南宮。馭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即此所云。厥猶翼之者也。鳥按何說是也。唯以翼之為輔翼。則非是。

鳥按皇說文云。大也。尚書序疏。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博雅美也。儀禮聘禮。賓入門。皇。注云。莊盛也。周頌於皇。來年。鄭箋云。於美乎。赤鳥以年麥俱來。是以皇為美也。

何楷云。王國我周王之國。文王時尚為諸侯。而國以王稱者。追尊之辭也。楨。邢昺云。築牆所立西木也。所以當牆西邊障土者也。按楨幹相似。而實有異。費誓。峙乃楨幹。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謂題曰楨。旁曰幹。疏。謂楨當牆西端者。幹在牆西邊者。

其說確矣。楨幹皆四旁障土之具。以國楨目多士。亦取輔翼之義。濟之為言。齊也。曰濟者。班列整齊之貌。鳥按濟。毛云。多威儀也。孔云。釋訓云。濟。容止也。孫炎曰。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德為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少儀。朝廷之儀。濟。翔。鳥按濟。是係儀容。朱子直以多貌言之者。非也。寧。何楷云。通作宣。說文云。安也。

不豐本作丕。猶豐本作猷。寧豐本作宣。

集傳。穆。深遠之意。

鳥按。未知何所據。蓋昭穆相對。昭則緝。穆則緝。緝。緝也。故以穆為深遠之意。歟。思非是。刪。

至之意。

鳥按。毛云。緝。熙也。朱子欲必假大。緝。麗數也。毛不

億。不止於億也。

鄭本。侯維也。維。侯也。不己。刪。以有至見矣。刪。說

三
萬按鄭玄以來有商之有為臣有之義思非是也鄭云天為此
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按文王猶服事殷何得言臣有商之孫
子哉况其時付猶在何得言商之孫子哉若以為武王之事乎
武王有天下何唯商之孫子哉皆不可通竊意有蓋有殷有周
之有也假我天命一句承首二句直管到下五句本但言有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耳特曰趙句先言有商孫子而後重言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猶候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之例也恐
知詩者不非余言也

萬按爾雅釋詁云穠：美也。疏語言容止之美盛又釋訓穠：敬
也。註容儀敬謹也。按說文穠訓禾曰思穠本禾義禾種之美者

○何楷云穠多
通作象說文
云細文也字从
禾義者多者文
之義蓋謂文
理之細密者加
禾為穠因而通
作是又說不知
否

○與緝御之緝同
解

也故借為美義謚法云布德執義中情見貌並曰穠則穠是兼
德與貌言之也朱子以為深遠之意未知何據。

毛云緝熙光明也孔云親祐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

光明故傳連明言之萬按朱子云緝續蓋本說文續也言以

為連續之義也然爾雅及毛傳相受不分析緝熙二字但總言

之為光明蓋古來相傳之言今不必別求緝字之義可也

何楷云麗說文云旅行也古數以十萬為億服周礼注云屬也

按車衡下夾轅兩馬曰服人之受制于人亦如馬之受制于衡

故謂之服也

又云篇中言命而本之德言德而本之敬者敬天也勤民乃

所以敬天也。文惟得民，用能得天。殷以喪師，遂至喪命。此是通篇骨子。故末章信之曰：「刑文王，萬邦作孚。」亦以為心乎萬邦之民心，而後可以徵德耳。

假豐本，作格。始而本之文王也。皆據作詩時而言之。首二句推原其

集傳：諸侯至某士。

葉氏云：春秋傳，晉士起是也。

膚美。

毛：孔云：小雅廣訓文。

敏疾。

毛：孔云：說文。

裸灌鬯也。將行也。

毛：酌而送之也。

本：周禮：小宰注：爵按：將行也。以下：恐非是。說見後。

京周

之京師也。

孔云：此京師。

黼黻。

裳也。見後。

皐殷冠也。

毛：統承至王家。

書：微子之命文。

王指成王也。

鄭云：作威事也。

蓋進也。

毛：親詰刑。

言其至已也。

鄭親毛意為進用之義。朱說迂甚。刑說同上。

無念至念也。

毛云：無念念也。

爾祖文王也。

本：孔云：說文。

見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

毛：按當作呼而告之曰。王蓋臣爾豈。

文王之德。

刪蓋以至

云爾。

刪說：五。敢告爾夫。出見後。

左襄公四年劉向曰。

何楷云：靡魚也。按爾雅：訓靡罔皆為魚。張萱云：靡者，非而靡為罔者，亡而罔之，愚意靡之訓魚，當是古讀如礪音與魚同耳。莫之訓魚，亦以音通也。

又云：裸，說文云：灌祭也。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賈公彥云：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

之不飲尸為神象。墜地所以求神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裸。

又云：周禮注云：將送也。按將字从寸，者手也。謂以手送之也。鄭按周禮小宗伯以時將瓚裸。鄭注云：將送也。猶奉也。又按周禮小宰及鬱人皆有裸將文。小宗伯作果將亦同。而內宰有裸獻文。鄭康成分裸與獻為二。欽定義疏非之云：獻之屬莫重于裸。故裸獻連言之。非裸與獻為二也。曰考獻廣韻進也。與將之為奉義相近。則裸將即与裸獻同義。

又云：孔云：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礼王正裸而右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

商頌那篇云陽
孫之將朱子以
為將奉也

專助行裸也。愚按裸將與將裸不同。周禮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侍裸將。爵人詔裸將之儀。與其節。此裸將皆指王言。謂王行裸礼以瓚酌酒送與尸也。小宗伯職又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此將裸指小宗伯言。謂送瓚于王以行裸礼也。今按此詩明言裸將非言將裸正如此。孔氏奉裸將以表祭事之說其非指殷士助送裸明矣。又云：裸將于京二句。一氣讀下。不接殷士句。言當王行裸礼之時而殷士之從商之孫子以助祭者皆服黼黻以趨事。鄭按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皆上一句斷下二句連。此章亦同例。殷士膚敏一句

新裸將于京厥作裸將二句連常服黼皐句遙接殷士句何氏
說是也

又云京周京也按說文人所為絕高丘曰京故天子所居亦以
京名厥作裸將指王也作猶行也

又云皐殷冠名說文無皐字按皐字从曰吁聲與冕同意古必
有其字但說文偶遺之耳禮記云周弁殷皐夏收又云有虞氏
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周人冕而祭蔡邕獨斷云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皐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之八寸長
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
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弁詩曰常

服黼皐為按據之皐黑而微白按白與黑謂之黼則黼皐是黼
文之皐也黼皐之為言猶周言爵冕黑而赤如爵頭之色
故曰爵冕則皐黑而微白曰黼皐亦同義決矣毛云黼白與黑
也皐殷冠也其意思亦同之至孔云殷皐亦不以黼為飾黼自
衣服之所有也朱子據孔說遂以黼為黼裳皆失之矣按黼固
有以裳言者采菽玄衮及黼是也然彼黼連玄衮其為裳明也
此黼在皐上以何見其為裳乎且先言裳後言皐所謂冠履倒
置者於文不順斷不可從也

何楷云蓋本草名爾雅訓進未詳其義舊說相傳皆訓為忠蓋
絕無稽按據方言子蓋皆餘也周鄭之間曰蓋或曰子青徐楚

問曰子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此其說可信上施
草下施蓋薪者草之類也蓋與燼通火之餘也又按桑柔篇具
禍以燼陸德明本燼作蓋則古文燼蓋通用益知蓋之即為燼
也王之蓋臣以目商孫子及殷士乃勝國餘燼云耳言王方舉
裸將之礼于周京凡助祭者畢至故當王行裸將之時而此商
之孫子率其臣属皆服其故國黼黻助祭于廟為王之蓋臣也
上言商之孫子與文王孫子相照此言殷士與凡周之士相照
疑周公因成王祭文王廟遂陳及此非文王時事也萬按桑柔
鄭箋云災餘曰燼按襄四年左傳魏絳云靡自有南氏收二國
之燼以滅促杜注云燼遺民是也王指周王王之蓋臣猶言君

之外臣也尔祖指成湯言蓋言殷遺臣而助祭于京豈無念尔
祖乎然而如此者天命服于周故也又按王為殷王亦通然單
称王不宜指異代之王故知此王言周王

侯服于周至于京春秋繁露引此以殷士二句繫于侯服二句
之前

集傳聿發語辭

永長

託

配合也

命天理也

刪說

師衆也

邦上帝天之主宰也

刪說

駿大也

託

言欲至得矣

刪說

大學

傳

傳字刪
說見後

萬按此章承上章言殷遺臣若感念爾祖宜當脩厥德永配
合服于周之天命自享多福蓋為告殷遺臣之語而實告成王

使其念、在文王而永配天命以求多福也。熟玩首四句若承上章之意則似告殷士者。若蒙下文之意似告成王者。微言之妙使人不知痕跡亦風諫之雄也。不然而徒疊上句則板死而不見靈活。此章駿命不易以殷命言下章疊言命之不易以周命言亦同之何楷云宜猶當也。蓋孔云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易通作傷說文云輕也不易者得之不輕傷。蓋按殷之未喪師以下言殷雖今已滅亡然其初未喪師之時猶能配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在于我周家宜以殷為鑒駿命之難保如此豈可忽哉。按書云殷祀陟配天多歷年所即此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義也。

太宰純云命天理也。又曰上帝天之主宰也。又曰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又曰大學傳曰皆宋儒家言也。大學豈有傳哉所謂傳者晦菴所命也。

無孝經左傳俱作毋聿。漢書作述宜大學作儀鑒大學作監駿大學作峻。豐本作俊。

集傳遇絕毛秋詁皆言也宣布書皋陶謨孔傳孔穎達云周語云宜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為布也

昭明雅博義善也毛秋詁問聞通刪說又有通鄭云有虞度毛釋載

事毛儀象刑法毛秋詁而布至天下刪子思子曰

至深矣刪說並見後

何楷云遇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逆相止為遇。徐鍇云徽統

使止也。躬，說文云身也。歐陽修云：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
尔躬而止。真德秀云：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
讀毋遏尔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亦猶堯之告舜曰：
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詳之語，而古者君臣更
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前稽云：宣字下从
亘，象回轉周匝之形，故尔雅以為徧也。昭，明也。義問，以義理相
詢問也。呂祖謙云：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蘇按
邦云：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解義問二字如字。呂氏蓋據之。義
字從毛，訓善，亦通。宣昭善問，蓋言凡事無所閉塞，而善諏問于
人也。何楷云：虞，爾雅云度也。周書出入自尔師虞，是也。自天與

周書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語氣正同。嚴云：以義理詢問
于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亡也，實自于天。命無
私，可以為鑒也。鑒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愚按：殷之
所以見棄于天，不過在失民心耳。臭者，氣之總名。天地間惟聲
傳于虛，臭達于微，已非有形之物。此并聲臭而亦無，則窈冥之
極也。刑，毛云法也。按訓法之刑，當作荆字。从井，易曰井法也。復
古編云：今經史皆通作刑，而从井从刀之荆字不復用矣。萬邦
謂萬國之民也。作，說文云起也。孚，毛云信也。按孚之為義，卵孚
也。从爪从子。徐鍇云：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抱恒以
爪反覆其卵，故从爪也。象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王

吳人傳之於魯則有天與我

過陸云或作謁問豐本作聞有豐本作又刑潜夫論作形邦礼

記作國

集傳東萊吕氏曰至作也

吕氏春秋文見上

今按至切矣

萬按首章言文王之神在

口言文王受命

夫而保祚周命非有固不顯言周邦之顯榮非言文王有顯德

一章不言周之士為遺漏三章本旨蓋周之多士佐文王以興是其所以

世顯朱子所謂則二章之意也四章本旨不重絕高重在周興

一邊五章言天命之無常以為下章鑒殷之張本朱子所謂亦

非本旨唯六章七章不背本旨故立至言耳所引曾語叔孫穆

然本章既解之此不必贅皆刪子言以此詩為天

皆屬臆說亦刪然此至已矣儒持敬之心法非仲尼之道也

何楷云朱子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歌則因左國有兩君相

見之樂一語而臆之耳又申培說云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

戒之時朱子亦有此說觀篇首在上於昭二語及篇中叙述裸

將于京之事殆若可信左襄四年穆叔如晉侯享之工歌文

王之三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魯洛亦云叔孫穆子聘于晉悼公饗之樂及

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歌文王大明

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

大明

集傳明：德之明也。

本毛鄭忘非是刪

赫：命之顯也。

刪說並見微

忱信也。

毛釋

殷適殷之適嗣也。

毛云

殷挾有也。

毛按未

在下至

之命

說刪

後見

嚴粲云：曰赫：顯而可畏之意。萬尚烈云：明：在下即小雅明。

：上日照臨下土之云。自其監察于下而莫能逃者言之則謂

之明：在下自其威嚴在上而而甚可畏者言之則謂之赫：

在上其實一也。總是天之難忱也。舊按四章云：天監在下則明。

：在下亦不宜以人言之則萬尚烈說可信。皇矣篇云：王赫斯

怒則赫有威怒可畏之義。明：赫：俱言天也。明：言其常赫。

言其威怒明：以下言者惠及下之意，赫：以上言者威震于上之意，或明：在下，或赫：在上，是其所以難忱也。何楷云：忱，通作謀，爾雅云：信也。說文云：誠諦也。按諦者審也。易通作傷，說文云：輕也。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如書言惟天無親，天位艱哉之意。適，通作嫡，正室曰嫡，正室所出之子，亦曰嫡，妾出之子，曰庶。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按紂名受辛，受紂以音同通用。外紀云：帝乙妾生微子中衍，為后而生紂，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孔穎達云：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

序謂微子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使天使之也。挾，說文云：俾持也。鄭按俾，說文云：益也。國語注：在掖曰挾，蓋挾有兼有之義，故說文以為俾持也。真氏云：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

何楷小引云：大明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自注：出大學衍義，子貢傳以為訓。成王之詩，申培說亦以為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與朱傳同。按太史公云：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則謂此詩作于周公，亦或可信。

忱說文春秋繁露漢書並作譔韓詩外傳作詵斯說文作思維
漢書作惟位外傳作謂挾外傳作俠

集傳執國名

執國云

仲中女也

毛任執國姓也

毛本殷商

之諸侯

也刪說見後

嬪婦也

毛

曰嬪至之意

刪說見後

身懷孕也

鄭

何楷云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執京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東周語執時之國繇大任執時二國名其源出于黃帝孔云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鄒忠胤云漢儒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自殷以前皆然則執任非耶孔云成陽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後為殷取前後二號而言之黃佐云都殷因稱殷商亦

猶劉備都蜀曰稱蜀漢耳執為殷商畿內國故曰自彼殷商按朱子云殷商之諸侯也則王季獨為非商之諸侯乎乃知自彼殷商以地言之必矣何又云周國名後以為有天下之號說文云女適人曰嫁嬪爾雅云婦也曲禮疏云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按就夫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按周家常以為都邑之號至有天下之後以周為天下之號因以京為王都之號也故自周以前無以王都號為京者詳見公劉篇朱子云周京也蓋據有天下之號言之嚴云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並皆非是何又云及鄭玄云與也王季太王之十文王之父名季歷後追王稱王季皇王大紀

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昭臨無蔽，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鄰服焉。娶於執事，曰太任，亦有賢德，目不視窈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容貌恭肅，齊如也。孔云：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太姒為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故謂之大姜，大任太姒，惟武王妃之稱。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生文王之歲，大紀謂在祖申^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金氏通鑑前編則謂在祖甲二十八祀，未知其審。晉浩胥臣云：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豕牢，廁也，少浚，便也。仲豐氏本作中，曰：爾雅注作聿，注疏本以聿一句冠下，維此文王

六句為第三章，朱傳呂巖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何楷云：繫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

集傳：小心翼翼，恭慎之貌。鄭：即前至為盛。刪：昭明。鄭懷來，時薄

傳回邪也。鼓鐘篇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鄭云：四方來附之者也。

何楷云：維發語辭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周書武王曰：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所謂以受方國者也。

維：禮記左傳呂覽俱作惟。春秋繁露作唯。聿：繁露作允。

集傳：監視。詠集就，毛載年。孔安國合配也。毛洽，水名。毛云：洽，水也。渭

水。毛云：渭水也。嘉昏禮也。何楷云：按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昏禮其一也。易隨卦九五孚于嘉，亦取陰陽配。

義西之大邦華國也。下章云續子大姒也。毛本

何楷云。監說文云。臨下也。有居高監察之意。在下。即首章所謂明。在下者。命謂君天下之命。既者。已事之辭。載爾雅云。歲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以年運而往為義。作造立之名。合說文云。合口也。取其上下相合。故漢書注云。合者。相配耦之言也。天於文王之早年。而默定其配。在洽之陽。以大姒所居言。洽穀梁傳云。水北曰陽。陝西。安同州有郃陽縣。水經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酈道元云。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郃。還築汾陰郃縣。即此城也。故有辛邑矣。為大姒之國。城南有漢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即洽。

水也。其語詞大邦。謂辛國也。子謂大姒也。論語以其子妻之。洽說文。水經注。俱作郃。注疏本。以來二句。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為第五章。朱傳呂巖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何楷云。繫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

集傳。倪磬也。毛韓詩作磬。陸德明說文云。倪。譬也。鄭按說文。孔

氏曰。至然也。孔穎達疏。文禮。見後。祥吉也。至祥也。而得吉。則名之後。卜

禮定其吉祥也。造作。鄭按。造。郭但云。比船為橋。未有不親造字義。謂使納幣也。造。者。朱子以為作也。泰知是。否。恐不。必。親其義。

可梁橋也。說文云。水橋也。作船。至橋也。爾雅。親水。疏。本作船。於水。比之。而

通行者。四字。當從舊文。傳曰。至特舟。毛。親。張子曰。至。禮也。子

名載。鄭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孔云。親迎造舟。皆山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為王者之禮。鄭既言之。

左昭元年。有造舟于河。文。然。從。自。吉。造。舟。不。言。作。舟。又。廣。韻。造。舟。船。非。作。舟。可。見。

而獨取張
子者何矣

妹說文云女弟也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孔
云初嫁心幼故以妹言之文王行親迎之禮其往來所經必濟
渡于渭水則造舟為梁以俟之也造舟孫炎云比舟為梁也梁
說文云水橋也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
曰方舟一舟曰特舟鄭按維舟郭璞注云維連四船未知何是
孔云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
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
有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

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倪韓詩作磬云譬也親豐氏本作窺造廣韻作船不豐本作不

集傳續繼也毛說莘國名毛本長子長女毛本大姒也毛本行嫁何楷

子有行篤厚也毛右助毛燮和也毛言天至我也鄭本順天命鄭

以此解燮
字忍非刪

何楷云于周于京蒙第二章之文言昔者太任來嫁于周曰嬪

于京今繼之者則維此莘國之女也鄭按如朱子說則于周于

京一句屬上二句三句為一連而續女維莘之句自屬下句恐

未安如何氏說語次甚順然以為蒙第二章之文亦未聞詩中

有此例否余按于周于京續女維莘蓋詩人代為天命文王之

言：天命於文王云。於此周京當饋主內治者。維莘國之女也。於是莘國以其長女適于文王。而篤生武王也。又或恐饋當作贊。女當與汝同。汝指文王言。大如當能贊助文王之內治也。金臆如此。然未敢自安。姑書以待再考。

何楷云。說文無莘字。當作辛。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于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路史云。莘。辛之轉。或云。辛。莘之轉。非也。其地即今鄆陽縣。春秋時屬晉。漢書云。縣西南有梁山。公羊傳以為洽陽之山。爾雅稱為晉望。故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壘。以望楚師。即此莘也。以大如為莘國之長女。稱長子。如左傳之稱執仲行。即女子有行之行。臆按何楷又以為行。猶述

也。伯邑考早卒。故曰長子。維行又通。然金篇皆贊稱周福祥。而思此不祥事。廟之。思與此理當從舊說。何又云。保右皆指莘命之事。言保者。扶持之意。周書言天迪格。保是也。右者。贊助之義。思若啓行若翼也。命謂下文燹伐之命。爾詩人代為天命。武王之辭也。燹。說文云。和也。和人心。以伐大商也。左傳云。師克在和。三千一心。八百咸會。和之象也。劉辰翁云。古人厚。故稱大商。為按言大者。蓋言其大敵也。非尊稱也。

何楷云。昔孟子有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小戴禮載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
爾九十，吾與^爾三。烏？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紀
年記：武王十七年陟，年五十四。數說相拒，縣絕未有確然能信
其孰然者也。乃周書無逸篇，周公所言：文王受命，惟中身，祗享
國五十年者，當是實錄。與小戴所稱：文王九十七乃終者，彷彿
相近。今即以此數上下推之，既十五生武王，則距文王沒時，武
王年已八十二歲。此時方嗣諸侯之位，距其為天子而崩，僅十
一年。而書明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言：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且已而復瘳，則其享國實不止于十一年。此何以
解也？武王崩，成王幼，相傳成王時方十三歲，距其生時，武王年

已八十一。又有小弱弟叔虞，亦邑姜所出。子產所云：邑姜方震
大叔是也。世即有八旬外生子之父，安得有八旬外生子之母
乎？此其誕妄明甚。若夫九齡之說，數之修短，定自有生。文王豈
能損已齡以益其子？尤不足置辯者。如依竹書：武王享年五十
四之說，則於生成王，生叔虞之數，或無可疑。但既稱武王嗣位
十七年陟，則推其未嗣位，尚有三十七年，皆文王享國之歲也。
計文王當於六十歲生武王，自武王而下，如管、魯、蔡、曹、鄭、霍、衛
、聃諸弟，皆同母而生。何大姒前此壯年，惟有伯邑考一人。他無
聞者，自著年而後，乃生子纘，始許乎。此又可疑也。鄒忠胤求而
不得其說，則意大姒為文王繼妃，故有纘女維莘之語。謂諸侯

不再娶。或周制非殷制。而關雎篇之寤寐淑女。求之如彼。其迫
倘亦以文王年已中身。胤嗣未廣故耶。此亦臆揣之言。要非至
理。惟汲冢周書度殷解有云。王討殷告叔旦曰。唯天下不享于
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史記亦採用其語。此其說可信。武
王以即位十三年討殷。而其時年已六十。則其未即位之年。當
四十七。計文王享年九十七。除其四十七。為武王已生之年。則
文王以五十一生武王也。武王在諸侯天子之位。則十七年而
崩。則六十歲討殷之後。享國尚有四年。其時成王已十三歲。於
武王享年六十四歲之中。除其十三。為成王已生之年。則武王
以五十二生成王也。夫五十二歲上下生子。世多有之。不為

希濶。雖聖人亦與人同耳。或者書誤以六十四紀為五十四。一
字之訛。亦不可知。若載記所載武王九齡之夢。要自靈驗。特記
者不悟其占。而妄為之敷衍。蓋此段實在記文王有疾。武王不
說冠帶而養。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問之後。文
王欲自測其壽數。若何。因以何夢詢武王。亦以孝子之精神。必
能有朕兆與天通也。乃帝與九齡之夢。何為來哉。蓋文王以身
膺大邦小邦之歸業。已九年。而大統猶未集。今帝以九齡與武
王者。若謂文王九年後之事業。當屬之武王耳。故文王自知其
當死。若曰。人生以百歲為期。我之事業。僅止于九年。則計享壽
但當九十七而止。所餘三年。吾不能有。以與爾可也。武能夢之。

文能知之。二聖一天也。又羅泌亦謂吾與汝三者豈非禡于言
役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此說亦通。世人不察。遂
真謂文王能以年歲畀武王。又妄以九齡為九十。正所謂癡人
說夢者。三王之事。若存若亡。信哉。

右陸德明本作佑。

集傳書曰。至若林。

武誓篇文。

矢陳也。

毛刪說見後。

牧野至十里。

本說文。

侯維

維侯也。

貳疑也。

鄭本。

爾武王也。

刪說見後。

此章至已耳。

刪說見後。

何楷云。旅毛云。衆也會說文云。合也。又云。平地有叢木曰林。孔

云。殷高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史記云。紂發兵七
十萬人拒武王。矢雨雅云。誓也。按詩之死矢靡他。論語夫子矢

之。是也。劉熙釋名謂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蓋直莫如矢。誓者

直指而言之。故亦借曰矢。牧當依古文。埤說文云。朝歌南七十

里地。孔云。戰在平野。故言野耳。括地志云。今衛州地。即牧野之

地。按書牧誓篇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此

詩所謂矢于牧野也。予我也。興說文云。起也。臨說文云。蓋臨也。

爾雅云。視也。無通作毋。戒之也。稱上帝臨女。以鼓其銳。而一其

志也。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

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甬心者也。魯頌亦云。致天之屆于牧

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義正同此。觀下文。即繼之曰。敦商之

旅。克咸厥功。則無貳。二句。其為牧野誓師之語。明矣。魯按蓋言

誓于牧野，然後予乃興起而擊殷旅，而其誓之言則曰：上帝臨女，無貳尔心也。何楷本鄭說以侯為諸侯，非是。

何楷云：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告於牧野之事見之矣。

會說文作旂，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引左傳旂勤而鼓，野豐本作旌，後同。女呂覽春秋繁露俱作汝，無漢書豐本俱作毋，爾繁露作汝。

集傳：洋，廣大之貌。毛云：檀堅木。宜為車者也。仲

子孫可以為車煌，鮮明貌。毛云：明也。鄭駟馬白腹曰驪。毛彭，強

盛貌。鄭云：馬又強。孔云：師尚父至父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

立以為太師鷹揚如鷹之飛揚。毛涼，漢書作亮。王莽佐助。毛云

漢書注肆，縱兵也。刪說會朝，至旦也。刪說不崇朝，三字刪

何楷云：洋，毛云：廣也。鄭道元云：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

平行，據皋跨澤，悉坻野之地，故詩稱坻野洋。爾雅云：駟野白

腹，駟按赤馬黑鬣曰駟，此則赤色黑鬣而白其腹也。陸佃云：駟

从縹省，礼曰：練而縹，淺赤也。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緹，三染

謂之纁。檀弓云：夏后氏戎事乘驪，殷人戎事乘翰，周人戎事乘

縣。孔云：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通作駟，說文云：馬勝也。

陳祥道云：樂記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驪，彭，是也。尚父太

公也。姜姓呂氏，名尚，孔云：父，男子之美号。愚按：古人尚質，呼尚

之名為尚父亦猶周公呼奭為君奭也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
到于邢丘楯析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
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
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乃修武勒兵于甯行克紂
于牧之野鷹爾雅云鵠鳴也郭璞云鵠當為鷄字之誤耳揚說
文云飛舉也時維鷹揚者孔云是維勇畧如鷹之飛揚羅云鷹
好揚年好翔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按史記陳師牧
野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付師付師雖衆皆
倒兵以戰以開武王馳之付兵皆崩畔紂走登鹿臺自
燔于火而死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即此詩所言

○肆水窮雅云水窮也
皇矣大雅是詩也
對節義云詩他
突也孔云言多一師
而銜突之左文
二年若使輕者
肆焉其可會朝
又云會朝禮之
經也

鷹揚事也秦誓所期永清四海于茲始克慰矣蘇按左傳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唐書昭宗紀乃睽中州
便侯伯會朝之路宋史王德用傳詔五日一會朝則古今
通為朝會之義詩不宜獨別義會朝清明蓋言武王伐商之後
天下同歸于周諸侯會朝治先休明也朝音廟清書秦誓永清
四海之清

牧水經注作岷煌韓詩外傳作皇驄公羊疏石經作四維
漢書

涼漢書韓詩及外傳風俗通豐本俱作亮陸德明本
一作諒肆風俗通作襲朝豐本鼃

集傳名義見小旻篇說見一章至之意

縣

集傳此也

按毛云興也

大曰𡗗小曰𡗗

孔氏之至大也

地也

見刪後

沮漆二水名

毛云漆水

在豳地

鄭云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

則沮漆在豳地

古公號也

毛云古言久也

公亶父至字也

或毛云亶父字

質也

朱子易以字為本說以名為後乃追稱大王為

追號為大王

陶窰竈也

孔疏引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復重窰也

說未詳所本

穴土室也

孔說

家門內之通名也

本李

此亦至命也

序但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周公戒成王之語蓋無所本何楷證為周公詩見後

𡗗之至以比刪

縣說文云

縣微也縣毛葛藟篇傳云長而不絕貌朱氏云葛藟

蔓聯屬有宗族之義焉按縣𡗗𡗗亦同意也𡗗何楷云按

爾雅云。𩚑。𩚑其紹。𩚑。舊解多不明。說文的作𩚑。云。小瓜名也。爾雅又云。𩚑。𩚑。𩚑。舍人云。漢中小瓜曰𩚑。孔云。𩚑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𩚑。小者曰𩚑。此則其種別也。明是𩚑。𩚑同類別也。而孔又據鄭𩚑之本實繼先歲之𩚑。必小。狀似𩚑。故謂之𩚑。云。𩚑蔓近本之𩚑。必小於先歲之大𩚑。以其小如𩚑。故謂之𩚑。則又為一本二名。朱子亦從之。恐非是。江村如圭云。凡單稱𩚑者。多指甜。禮記為天子剖𩚑。夏小正五月乃𩚑。此類可以見𩚑甜。𩚑中一種之小𩚑也。得之。

土毛云。居也。何楷云。土當依漢書作杜。水名。班固地理志云。古扶風杜陽縣有杜水。南入渭。嚴粲云。扶風之漆水至岐入渭。在

在澧之上游。而書言渭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澧水涇水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沮別也。李本云。雍州之域有二漆沮。而皆入渭。其一在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游也。其一在漢扶風之地。澧之上游也。禹貢導渭東過漆沮。則馮翊之漆沮也。意者扶風漆沮小而可畧。而馮翊漆沮大而當詳歟。馮翊之漆沮。即潛猗歟漆沮者是也。扶風之漆沮。即縣自土沮漆者是也。何以別其如此耶。蓋不窋之徙居或翟也。在今慶陽府公劉自不窋故地而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自土沮漆。言大王始

避狄難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蓋去邠踰梁山後事三水皆在岐
梁間于時尚未至岐下故未定周原之居舊說以此句為指豳
言非也毛云古言久也豳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父通作甫說
文云男子美稱也孔云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
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
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
甫豳亦稱父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
文不同故或以豳父為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
也愚按父有制名者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是也殷或尚質
但詩作周世不應名其先王陶本作句說文云瓦器也蓋甓甓

之屬甓按說文陶再成丘也無緣為瓦器當從何說作句何又云復當依
說文作窰云地室也穴說文云土室也今按地室土室有何分別愚意地乃地上土則
在耳因引賈公彥平地不鑿累土為之謂之復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之說為按左成土年
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以甓甓之
地室与土室同耳何云曰陶復陶穴者復穴雖皆土所為而以甓甓之類甓之欲其堅固亦所
以隔土氣防土處之病也李本云太王自豳遷岐踰梁山而始至岐山梁山在今西安
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太王初至此時尚未有室家也故陶復陶穴而先於
杜漆沮三水之間野處焉當其在豳則公劉時先已有館况至
太王時在豳既久豈得復言陶復陶穴哉但其地水源所出俱
在岐周之北扶風之地非豳也顏師古謂自土沮漆齊詩作自

走馬辟狄難
也李北

杜公劉避地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其謂杜與漆沮為三水則是而曰公劉來居蓋本鄭玄之說則失之矣愚按太王所以不興土木為營建室家計但陶復陶穴而已者亦以卜居未定姑取其便于人力之速成耳禹按陶復陶穴蓋漆沮居民舊俗太王以新來姑仍其舊俗以用之也然是從何說若從鄭則沮漆在豳地豳是土漢書齊詩作杜沮漆水經注作漆沮父陸德明本作甫復說文豐氏本俱作寢

集傳朝早也

本

許水涯也

毛漆沮之側也

鄭岐下岐山之下也

本姜女大王妃也

本

紀云姜女大姜也同

胥相

毛宇宅也

毛云

何楷云季本云來者自土沮漆而來也嚴云太王圖事敏疾其

之朝疾走其馬呂祖謙云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率通作衛字从行故有循行之義許本作許說文云水厓也循西方之水厓指渭水也杜水沮水合漆水流入于渭雍錄云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許至于岐下也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又史記云太王居豳渡漆沮世紀亦云太王避狄循漆水並存之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禹貢道濟及岐大王邑于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載之薰育戎

狄攻之事以皮幣珠玉犬馬皆不得免焉乃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宣父曰與之已復攻欲得地民皆怒欲戰宣父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我狄所為攻戰其所欲者吾土地也民欲以我故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我將去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曰社稷所以為民者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于岐下其事襍見孟子史記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畧說而互有出入今并綜而錄之于此按夏衰棄

稷弗務不窋失官自竄于戎翟之間厥孫公劉始遷居邠世本所載歷十二傳始至宣父竹書商紀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垂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祖紺至武乙三年命周公宣父賜以岐邑謂斯時也先是但稱邠侯今則進而稱公此其所以號古公焉國名既改王業浸昌謂之肇基王迹宜矣爰引也謂引辭也及爾雅云與也姜女太王妃也號曰大姜韋昭云有逢伯陵之後也皇王大紀云宣父娶于齊有呂氏女曰大姜姜而賢列女傳有台作有呂云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之智非常雖太王之賢聖亦

相字相視其
土字也公刊
篇于足骨斯
與于此足月
同義

與之謀胥爾雅訓皆又訓相訓相者交連又歷觀註云相視也則知
胥亦為相視與訓皆者異義孔穎達云于屋則屋邊為字于國則四垂為字按
朝豐本作鼃走顧野王本作趣豐本作趨岐豐本作螭胥新序
作斯

集傳在岐山之南鄭廣平曰原地腍肥美貌云云美也肥

也董鳥頭也孔本賈逵刪說見後茶苦采毛飴錫也玉篇禮記疏契所至是也

本孔儀禮謂土乃告其民刪或曰至時也刪說並

何楷云羅泌云郾故國黃帝後封在岐山之陽所謂周原腍

者腍本無骨腊之名楊慎謂土膏如無骨肥肉也

又云董毛云菜也說文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藿

苦董郭璞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肉食之滑者一曰黃土

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董菜葉似蕞花紫

色莖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側猶甘草謂之大苦也禮記內

則董萱枌榆即此又公食禮鉶芑皆有滑注云滑董萱之屬嚴

云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董則董是美菜

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

之原地腍然肥美所生董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

謂董即鳥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醢於酒寘董於肉以為証蓋以

此董為爾雅荻董之董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寘肉之董則

與醢毒同類與茶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

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鳥頭毒物不可食何繇知其如飴乎。愚按劉勰有云鴉音之醜豈有洋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但舉茶而不及薑亦可以見薑為羹菜不与茶苦類耳。

又云飴說文云米蘖煎也釋文云乾糖也方言云飴謂之餒謂之饒禮記疏謂之飴按說文云飴飴和饊者然則飴非饒也。愚按饊說文云熬稻粳糧也。

又云國語云咨事為謀。

又云契毛云開也按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為刻郭璞云今江東呼

刻斷物為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刻^言開之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董氏職有掌共燂契之文而士喪禮有楚燂置于燂在龜東之語遂謂楚燂即契非也無論楚燂名契於義無取即據以解此詩曰楚燂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董氏職云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燂遂歛其燂契以授卜師所謂董者荆董也即楚燂也燂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楚燂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剖其外甲以視兆者既契而後用楚燂以灼之也曰供燂契者灼契之火得之于燂故得以燂言不及楚燂者畧之也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用以爇燂貴陽明之義也燂既然

昌時言可以與
土切之時

以荆蕪柱燠火吹之於是向龜甲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燠契燠
說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燠則有墨可驗故以授卜師使辨
之一說契合也古公謀之人而從矣謀之龜則又曰吉與人謀
契也程大昌云古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
灼之灼文通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
則龜不從也兆與墨同故曰契者合也人謀與龜協合也亦
通龜者國之守畧故以我稱曰者嚴云龜告之兆也曰止言止
居已得其地由築室於茲無容再計矣蔣悌生云曰止曰時築
室於茲當為龜兆之繇辭也為按繇辭蓋止于曰止曰時一句
築室於茲忌非繇辭嚴說是也又按鄭云時是茲此也曰可止

詩記引蘇氏
曰

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時字解當從鄭蓋言龜兆繇辭曰宜止
又曰宜於是是使我止居於是也我宜築室家於此以居也
廬：文選注作謀：契陸本漢書注俱作挈時演繁露作行
集傳慰安止居也本疆謂至理為按疆界也理治也鄭云疆
刑宣布散而居也書曰宣三德孔氏傳云宣布也此說蓋本之也或曰道其溝洫也
為按親訓宣通也此說蓋本之也自西至東也本周徧也韻
何楷云廼古作廼讀若仍說文云驚聲也連言廼字者有驚駭
耳目一新之意慰說文云安也止即上章曰止之止此又因定
民居而及授田之事

為按鄭云時耕曰宣孔云宣訓為編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編

茲土地故謂之宣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朱子則云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俱未安今按慰止左右疆理皆二字意相連屬宣畝不可獨異義竊意宣疑當通作畝字典音猶又云獮古縣切又集韻古法切音畎本作獮據之則獮字兼平上二音而畎字與之同音則宣之通畎可知也毛龜齡古今通韻辨先銑二韻通可據也或宣當通作阡陌畎畝各舉一以兼餘也李本言西自漆沮永濟而東往岐山之下也鄭云與周原不能東據至時後周爰為按與皇者華篇周爰同執事何楷云如制室沼田凡所當為者皆是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疆陸本作強云一作墻

集傳司空掌營國邑鄭司徒掌徒役之事鄭繩所至築也見後

縮束也

本孫炎郭璞見後為按鄭云以索縮其築版蓋亦以縮為束也載上下相承也鄭云既正

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言以至載也孔云以繩縮束其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言以至載也

下於上以相承載刑君子至為後禮文翼嚴正也本鄭云嚴顯

王安石云乃者繼事之辭言畢民事而始及之也為按七經孟

子考文云古本乃召司空乃作迺下同是可見迺與乃無別義

此章不可獨異字當從古本改作迺說文云呼也王逸云以

何楷云召說文云呼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鄭云司空

司徒卿官也兩言乃召者皆一時事無先後按史記云古公貶

以繩縮束其板之陸
說並見後

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孔云后稷封邵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俾爾雅云使也立建也叔造之謂孔云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室家之位處則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繩說文云索也鄭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陸云如分別何處是廟何處是廡庫何處是宮社皆引繩以取直也

鄭按爾雅釋畧大版謂之業繩之謂之縮之注云築墻版也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疏云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縮束版故謂之縮復言縮之明用繩束之也故云縮者約束之今按縮為束他未見縮本訓直繩之謂之縮之者蓋言先引繩以取直而後置版以合繩直以其直之故謂之縮亦未可知然稍似新創故姑從舊說

又按舊說相承以載為上下相承恐未確今按鄭云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云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是則鄭未明言載為上下相承之義以此為解載義者特

自孔發之耳。然則鄭意特言築墻之法，非必解載義而載又訓始則鄭意却以下文而起二字解載義，並可知也。是余所以為未確也。按左傳莊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其餘土功言栽者不一。栽才代反音，再與載同音，疑此詩本言栽而通用載字也。栽說文云：築墻長板，从木戔聲。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徐云：按左傳水昏正而栽，謂始立楨幹及版築之也。然則栽雖是版名，然非常板特以用築墻者謂之也。曰又為立楨幹及版築之，義也。左傳所言是也。此詩縮版以載者，蓋縮版以為栽而築之也。恐舊說非是也。何楷云：縮版以載，專屬下文作廟言。何楷云：作起也，亦初造之謂。廟，宗廟也。說文云：尊先祖貌也。

乃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作迺，下同。俾，釋文作卑。繩，陸德明云：或作乘，誤。

集傳：抔，盛土器也。說文云：盛土於裡中也。正，慄、衆也。毛：度，投

土於版也。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堊，衆聲也。詳見登

：相應聲。聲，詳所本。爲，按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毛傳云：伐木

削屢至復也。以，協本。文耳。削治重復也。朱子：用蘇說而顛倒其文

治其重復也。人，馮：墻，堅聲。爲，按毛云：削墻，鍛屢之聲。馮：然

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五版為堵，鄭定

然，朱子：堅字蓋本此。然，要之無確據，恐當刪。五版為堵，鄭定

興起也。鄭：鑿鼓，長一丈二尺。官，韓人：為皋鼓，長尋有四尺八寸。冬

尋，是一丈二尺。朱子：本此，但毛鄭皆以鑿鼓為二，鄭云：大鼓之

側有小鼓，謂之應聲。相聲，朱子：以鑿鼓為一，是為異耳。未知何

是以鼓役事鄭云周禮以鑿鼓：役事弗勝弗勝者止也也毛云或

勸事樂功也鄭云鑿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為按所謂鼓役事者蓋鼓以勸之也鄭以為止之恐非是朱注不能止者擊鼓者不能止也本

樂邦興當改正作息勝陸音平從鄭說則音讀作去聲今古從陸

求說文云盛土於裡中也鄭云築牆者掎聚壤土盛之以藁孔

云掎字从手謂以手取土也藁裡皆盛土之畧陸德明云掎爾

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也陳說文云築牆聲也引此詩何楷云

今按陳為築聲於義無取正因此詩而附會之耳毛傳解陳：

為衆以字形求之左施自土山自者厚也右施與說文云稍

前大也合二義解之當為取土衆多之義齊按南齊書云衆也

蓋本此築說文云擣也登陳氏云漸高也嚴云既取得土送

〇毛云用力也

之牆：上人受而投之版中堯然其聲之衆既投之版中築

之者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高矣為按登解未知何是恐

亦近附會朱子似長削增韻云剗削也劉彝云謂牆成脫版削

其堅凸以就平直厚說文云數也蘇云重複削治也馮說文云

馬行疾也馮：狀其運腕敏疾之貌為按此說比朱子似長當

從之堵垣也百者非一之辭興起也百堵皆興所治非一室而

群力一集垣牆並舉也百堵鮮詳見鴻雁篇以

集傳：曰至臯門毛仇高貌毛王之至應門毛將：嚴正也毛

大王至立為天子此時大王實為諸侯其作門社必不得同於

度增而長之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

為天子之制以冢上太社也毛亦大至制也說見上戎醜大衆

何楷云。毛傳謂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鄭玄謂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廟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孔穎達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以實毛之說。又引左襄十七年。宋人稱臯門之晬。是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以實鄭之說。二義相反。未詳孰是。今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謚曰澤門之。晬實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多以澤為臯。為其字形相混。其實宋有澤門。無臯門。孔之援引於斯。誤矣。諸侯之

有臯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雉門兼天子應門之制庫門兼天子臯門之制耳然雖制兼臯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臯應也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此魯之庫雉也又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是衛亦有庫門此皆諸侯稱庫雉之証毛傳所言為得其實大王時尚殷諸侯而使用天子之制則朱子之論確矣伉當依韓詩作閼說文云閼閼高門也又說文解閼亦云門高也將如鮮我方將之將當通作壯美其閼敞壯觀也山頂之高腫起者曰冢故以為高大之義社說文云地主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

我説文云兵也
按是又二説也
周禮云門應門之
設則此未嘗有也
家土以利便行則
隱然順治廣嚴
之梗葉集故
以昆夷之駭接之

主社孔云家土訓為大社未即名為大社祭法王為群姓立社
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以為大社之
名唯施於天子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家土矣按泰誓言
類于上帝宜于家土則猶仍大王舊稱以未為天子故也鍾惺
云不讀此數章不知周家徑制多出古公其才何必減周公也
仇韓詩作閼陸本作亢醜豐本作醜字以下皆叙文平也不然
集傳肆故今也毛叔猶言遂也至之辭書舜典肆類于殄絕
惺怒也説文墮墜也問聞至譽也朱子云肆我疾不殄烈
檠也鄭枝長至有刺未詳所本江村如圭謂非有二種一作檠
抗用之又草木考其葉繁茂其木細堅輒有刺是也即本草
綱目槿子也朱注混合曰檠也作檠之檠也曰枝長葉盛叢

王肅云作檠生柯
葉枝然朱子蓋
本此

馬行疾來兒
馬行疾來兒

生有刺則鑿子木形狀也宜分別械白桺也鄭秋小亦叢生有刺郭璞云小
刺實如耳瑞拔挺至密也豈有挺拔之理刪兌通也未説所
云按兌字下从人中从口上从八象人口氣之駭突毛孔云説
分故故有通義窮按毛云兌成蹊也蓋亦此意駭突文云馬疾
行貌馬之疾行即喙息也呂大臨云張喙而息也窮按毛云蓋
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鄭云惶怖驚走奔突入此作
雖至實耳刑昆夷畏而奔突竄伏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窮按
朱子本
鄭

萬按肆説文云極陳也爾雅釈言云肆力也疏云極力也左昭
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註肆極也又昭三十二年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註肆展放也又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傳肆遂也
合諸説觀之則極陳展放即為申遂之義又按師古云肆列也

然則極陳即謂陳列也。殄，說文云：盡也。爾雅云：絕也。愠，說文云：怒也。

何楷云：儀禮云：小聘曰問。周禮云：時聘曰問。此二句自大王遷岐之時。中歷王季及文王受命之初，皆是如此。言昆夷愠怒于我不惟遽殄滅之，而且不失墜其往來聘問之禮。孟子所謂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文王，事昆夷又云：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嚴云：大王始居於豳，則北有獯鬻，既遷於岐，則西有昆夷之擾。北狄大而西戎小，豳地迫近彊狄，若以力爭，傷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豳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殄，不隕，內脩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按孟子言文王之始猶事昆夷，正所謂

不隕厥問者。竊按何說本鄭：云：小聘曰問。又云：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是也。此說亦通。然朱子說證以輿思齊篇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相表裏，則朱說確矣。但不殄厥愠，余又有說焉。按愠，朱子何氏皆以為彼愠於我。今按鄭云：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患惡。人之心是鄭意，則以為我愠於彼，竊謂鄭長。但此章承上章當為太王之事，不可為文王之事耳。殄當從何氏為殄滅，肆不殄厥愠二句，蓋言太王雖未能殄滅其所愠怒之混夷，而亦於其聲聞之美，無所毀損也。蓋以混夷自懾伏如下所謂也。未知是也。

何楷云：柞，柞也。即所謂柞櫟也。棫，爾雅云：白桤也。陸璣云：三蒼

說檇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桤直理易破可為櫨
車軸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桤或曰白桤按平遠之詩曰
檇柞檇氏所植矣則柞檇皆木之大者郭璞注尔雅以桤為
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亦可食必非此詩之所謂檇也如
機說檇材理全白則是白桤何疑但柞別名栲而檇又混名柞
往致誤不可不辨鳥按此說不知是否江村如圭亦以郭陸
二氏所謂為二說

何楷云按說文云擢也柞檇拔矣如左傳言華路藍縷以啓山
林之意鳥按拔猶書金縢篇禾盡偃大木斯拔拔非提拔義
何楷云行道行人往來之路也路也

又云混夷即昆夷又作緄夷又作畎夷皆犬聲之轉也書大傳
云文王四年伐犬夷注犬夷昆夷也亦稱犬戎山海經云黃帝
生苗龍生融吾生弄明生白犬有牝牡是
為犬戎韋昭云犬戎昆夷之別名史記稱自隴以西有緄戎今
按其地當在豳岐之西在今鞏昌秦州之地

又云駝說文云馬行疾來貌混夷突來之狀似之喙說文云口
也呂大臨云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昆夷所以敢於為
患者持其深林大麓之中路岐阻塞而人不易入耳今柞檇拔
去而道可通行則生齒漸繁鳥附日衆昆夷時或突來但見抱
頭竄伏喘息不暇而已鳥按以皇矣篇觀之則柞檇拔矣而下

皆指文王時言其曰昆夷駘喙意即四年伐犬夷事又按帝王
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
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與大傳史記諸書所載異者或昆
夷先伐周然後文王從而伐之耳竊按何說以駘為混夷突來
以此章為文王之爭皆與朱子異未知何是也國語晉語云靡盬之
注彼棘藿也
隕孟子作殞聞豐本作聞兌陸本作脫混左傳注作畎趙岐孟
子注作昆說文作犬駘說文作四左傳注作喙趙岐孟子注作
兌說文引混夷駘矣二句作犬夷四矣昆夷駘矣駘字下引昆夷駘
矣四字下引犬夷四
矣為按爾雅駘語四息也則与喙相近蓋說文本引維其喙矣
而喙作四也維其作犬夷者誤也然則犬夷即混夷不可而
言之若為一句
則不可兩所引之

集傳虞芮二國名

毛云虞芮之君又云二國之君是虞芮為二國也

質正儀禮士冠禮
質明行事注

質正

成平也

毛傳曰至餘國

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十二字入

其境下作竟君子之境作連孔云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

蘇氏名轍虞在陝之平

陸即縣志

芮在同之馮翊

見後說平陸至讓也郡縣志蹶生未詳

其義則

予詩人自予也

鄭下予本作我率下親上曰䟽附毛相道前後曰

先後

毛陸德明云相息亮反道音導先蘇薦反後胡豆反

喻德宣譽曰奔奏毛武臣折衝

曰禦侮

毛動其興起之勢

見後說亦由至而然鄭本

何楷云虞芮二國名皆殷諸侯質說文云以物相贅也徐鍇云

質之為言實也事疑虛以人物實之也今按訟者言其曲直必

有物以為徵驗故亦云質謂質其實也成蘇云獻成也王安石

云与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

又云史記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毛傳云劉向說苑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教慎

恭己而虞芮自平三書所載大同小異今俱錄之

又云按孟子言文王繇方百里起其治尚仍大王舊封于岐山之下其地甚狹及虞芮質成之後而歸附者始衆史記稱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竹書亦紀帝辛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此皆所謂蹶厥生者也周之中葉自竄于戎狄之間其後困于獯鬻之侵及大王遷岐猶未能殄昆夷之愠至蹶生有文王而累世之所鬱結始大為發舒故以此與肇基王跡之大王相首尾

為助字如厥亦厥惟厥惟不可枚舉皆是也周冒年解此

○但彼以坐起無
度言此以國勢
言是為異耳

詩云蹶然興盛得之史記陸賈傳尉佗蹶然起坐莊子廣成子
蹶然而起皆与此詩蹶厥同朱子云生是興起之意其勢張盛
忽然見之如跳起也必用生字者以便韻也

又按予曰鄭云予我也詩人自我又云所望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
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朱子從之亦通按楚辭章句引予曰
有先後二句曰作聿可見其為洛辭也予曰有疏附蓋言我國於是
有疏附之臣下倣之予我親詰文

何楷云疏附以布德言疏通德澤使民親附也先後以納忠言
先君之意而啓之後君之意而成之也奔奏以任事言周旋竭
力不避險阻奔君命而進其所為于君也禦侮以揚威言敵未

來而能折其氣敵突至而能折其衝也為按此說比孔疏稍勝

故錄之孔以疏為親疏之疏云先与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先

後如字云在君前後奔奏之奏蓋為轉解云令天下皆奔走而

歸趨之是其異者也而禦侮解直截云扞禦侵侮孔又云直總言

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為疏附某為禦侮故君與云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紳叔有若閼矢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

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

一臣有一行也又云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閼矢三子學頌文王

疏又引元作學訟是也於大公遂与三子見文王在羗里獻寶以免文王乃

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
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
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書大傳文
何楷云孔叢子云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丞左右輔右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
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昏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
以免乎美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
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
有輝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

按書傳說以下恐皆後人偽託者錄以供博覽疏附作昏附則

昏皆也蓋謂相率而親附奔奏作奔奏則為君奔走蓋謂使于四

方不辱君命者是亦足廣異說禹按風俗通十反篇不能備光輝

何楷云按所以疑此詩為周公作者以書載周公告君奭之言

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親叔有若閔夭有若散

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與此詩末章四子曰語意頗相類

而太史公亦云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

季之思慮但朱子以為戒成王則未必然耳

又云申培說削去末章季彭山氏謂第九章與上文似不相屬

竊意或是錯簡惟以屬于思齊譽髦斯士之後庶幾理順于是

作偽說者遂從而勦襲之而不知其鄙闇之甚也按左昭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杜預注謂義
取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然則虞芮六句為緜之卒章
其來古矣此而不知乃敢為偽豈非不解菽麥者乎若史記謂
待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觀于此詩古公
尚稱公而文王已稱王則稱王之事疑或有之所以終不敢信
其然者賴泰誓篇中但稱文考而不稱文王為證佐耳詩述先
王積累德業之盛故朝見燕享必歌奏之以致警此叔孫穆子
所以與文王大明皆稱為西君相見之樂興

疏孔叢子作胥予曰有先後之曰楚辭章句作聿下予曰有奔

奏子曰同先尚書大傳作前奔陸本作本豐本作犇奏孔叢子
作輶尚書大傳陸本俱作走禦尚書大傳陸本俱作御豐本以
此章為思齊篇之第六章

集傳一章至上篇

刪

興也毛何箱云

棧櫟

集傳尤：木盛貌。毛櫟叢生也。根木云櫟抱者孫炎曰根枝至

著也。刪櫟積也。毛濟：容貌之美也。儀也。毛文王篇傳云多威辟君

也。至王也。鄭

何楷云櫟當別是一木名。毛傳訓為抱木蓋本之爾雅謂櫟屬

叢生者為抱乃根枝迫近相附着之貌詩所謂棧櫟抱櫟是也

愚按爾雅有云檉櫟心注謂檉櫟乃檉櫟之別名有心能濕江

河間以作柱一名心安知此櫟非檉櫟乎

又云孔云伐木析之謂之薪櫟說文云積火燎之也周礼大宗

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櫟燎祀司中司

命觀師雨師注謂樛者積也三祀皆積柴實性體焉燔燔而升
煙所以報陽也愚按所以知此為祭天者以皇矣篇是類之語
知之蓋為將出師伐崇而類于上帝也

又云濟之為言齊也曰濟者威儀整齊之貌辟爾雅云君也
按辟本訓法而轉訓為君者以君為人所取法也鄭玄云君王
謂文王也君王臨祭祀其容濟然敬嚴祭云辟王從後尊稱
之辭左右謂諸臣從王左右者趣說文云疾也言諸臣皆疾速
趨事以助祭也賈誼新書云詩曰芄芃棫櫟薪之樛之濟辟
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愚按此語可以見左右為
左右之臣也

何楷小引云棫櫟詠文王祭告伐崇之事而有群髦為之用又
以見文王之能官人也自注云吳志注云棫櫟之作有積燎之
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已受命而王必先
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辟王左右奉璋
我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然後
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
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
國之民方困于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
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又云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
能以為可今為天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

先郊祭以享天行子禮也。每將興事必先郊祭以告天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芘：棫櫟云云，至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淠舟云云，至六師及之。」此伐辭也。今按以文王為受天命而王天下，先儒多疑之。若紂尚存而文王儼然行郊天之禮，是二天子也。且文王伐崇之後，始作邑于豐，無緣當代崇時。遂有郊鄴之事，惟皇矣之詩所云「是類是禡者」，固自可信。類禡皆師祭，文王既受命得專征伐，故得行類祭之禮，亦如舜之居攝而類于上帝耳。其禮倣郊祀為之，非正祭天也。中候我應云：「玄陽伐亂崇，薰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虎謝百姓。

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又章以還字補宜字，註言與祭天。二預若篇中所舉髦士乃四友之倫，其能獎率六師以後文王于邁，固所謂有禦侮者，而其他亦皆能分猷宣力以潤色休明如雲漢之為章于天，則所謂疏附奔奏先後者也。濟之多士，文王以寧，故序則又以為文王能官人也。又但詠歌文王而不及武王，疑是詩必作于武王之世。朱子謂此詩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而疑其作于周公，申培說則直謂周公咏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皆未知此詩立言之意者，使其見春秋繁露所云則豁然笑，此詩似可信。

薪豐氏本作新，標陸德明本作禰，趣晏子賈誼新書俱作趣。

集傳半圭曰障毛祭祀之禮至障鄭本左右至之意刪我盛壯也毛髦俊也毛

何楷云奉說文云承也言以兩手承之

毛云半圭曰障孔云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礼之事則左右之臣奉障而助行之此臣奉障之時其容儀哉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又云傳唯解障而不言墮則不以此為祭矣斯干傳曰障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礼當執障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礼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障以酢肅以臣之執障於礼無文故引顧命為証鄭按又昭五年左傳遂啓疆曰朝聘有圭享頻有障杜註云享饗也頻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

障是古昔有臣執障之禮也今享頻礼止故不可考耳孔又釋箋云鄭以臣行礼亦執圭璧無專以障者礼圭以進君障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右不得言障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墮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墮亦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鄭按考工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注三璋勺形如圭墮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權焉是山川亦有裸不獨宗廟也又玉人云大璋諸侯以聘女嫁圭璋璧琮以頻聘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則璋不獨璋墮而其用亦不一也孔確執聘礼文謂璋以進夫人者非也何楷從鄭以

此章為祭宗廟及宜于冢土之事。親宜字為祭社之名。與首章類于上帝。凡為三事皆非也。今按奉璋亦首章類于上帝中之事。

我。說文云。嵯峨也。饒氏云。衣冠壯偉之貌。何楷云。俊士居官者解見。

我。陸本作俄。何楷本作峨。云。今本皆書作我。

集傳興也。何楷云。賦之興也。湔。舟行貌。毛。湔水名。鄭云。湔水中之舟。烝。衆。鄭釋。楫。

權。毛。方言。楫。或。禮。之。楫。于。往。鄭。邁。行也。鄭。六師。六軍也。毛云。天子六軍。言。湔。至。從。

也。刪。

何楷云。湔。集韻云。動也。字从水。如水之動。詩。萑葦湔。其旂淠。皆言動也。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說。

○會于渭文王自岐伐崇道必涉涇按岐即今縣

說文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升頭山。東南入渭。雖州之川也。雍大。

記云。涇水自平涼府城西南。自宕發原。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

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繇涇陽東流。至高陵縣。與涇州。

連界。崇。即今鄠縣。與涇陽高陵俱隸陝西。安府。徒。謂。後行者。

即船人是也。楫。說文云。舟櫂也。叔名云。在傍撥水曰櫂也。又謂。

之楫。周王。文王也。亦從後追稱之辭。

邁。說文云。遠行也。周禮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則當用三十師。而書言張皇六師。詩言以。

作六師。整我六師。孟子言六師移之。皆謂天子之六軍也。不言。

軍而言師者。先儒謂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

有舉中之言以愚意度之天子六軍不心盡行每軍之中各取
其一師其餘則以備更番之用故謂之六師耳文王為西伯奉
王命得專征伐故亦得抽調六師也及毛云與也詩于賦中有
與言彼臣水之舟淠然順流而行者為有衆徒在傍以揖撥
之蓋心力既齊則舟行自疾也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則諸臣
之有事行間者皆能提挈六師同心協力與之俱進此文王得
諸臣之助也

輯春秋繁露作檝

集傳倬大也毛雲漢天河也毛在箕至竟天

甫雅註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

也章文章也鄭文王至壽考

李鄭見後遐與何同朱子云遐古往并諸家皆作遠字甚

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

作人至之也

鄭云其政變化付之惡俗

化付之惡俗

倬說文云著大也徐階云卓然高明也何楷云或謂漢之在天

似要非雲故曰雲漢壽說文云久也考說文云老也鄭云文王

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何楷云遐之言胡之言何晉之轉

也易云鼓之舞之謂作孔云作人者變舊造新辭

集傳追離至曰琢毛相質也毛勉至已也刪凡網至為紀

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

孔云毛以此經上下相照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為彫琢也西伯追琢之金玉不為彫言全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而追琢不可彫本尚於彫明金亦

鄭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孔云彼注追猶治也

衡筭俱首服以玉為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彼注

又引以待交相為證也又何楷云按夏后氏冠名母官化記疏

毋發語評追猶堆也。夏后氏璽以其形名之。此追字亦如之。
解蓋於器物上為堆起之形。照下文當屬金言。趙希鵠云追即
追蟲之追。三代鍾鼎尊彝等器為雲雷黼黻饗食。文曰追。蘇按何
說未知是否。琢說文云治玉也。尔雅亦云玉謂之琢。勉何楷云
猶勤也。說文云綱綱紃也。紀別絲也。孔云綱者網之大繩。故盤
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也。紀者別理絲縷以喻為政
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自虎通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
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追荀子作彫說苑作彫章。周礼注作障勉。荀子韓詩外傳白
虎通俱作疊。我韓詩外傳作文。

集傳此詩至歸之。刪

[illegible]

